

卷三十三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
 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思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單單情字費人參
喚作風流也不慚



第三十三卷

喬孝傑一妻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節
今杭州是也在城隍安橋北首觀音庵相近有一個
商人姓喬名俊字孝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
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
要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
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
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
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典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
酒甚善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
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累了胡桃
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石要行船因風阻了
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隣船上有一美婦坐
得肌膚似雪鬢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
稍公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
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



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做
甚喬俊道稍公你与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妻與
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為妻說得這事成
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艙裏去說這
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
人為妻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稍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
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
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稍

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菓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
特命小人來拜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後
喬俊說夫人肯肯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
說夫喜即便開箱取出二千貫文便教稍公送過夫
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稍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
見喬俊換了衣服迎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
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妻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
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為妾即今
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
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拜喬俊拜辭



了考夫人夫人拜他一個衣箱物但之類却送過船
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心中十分欢喜乃問
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
二十五歲當晚就舟中拜春香同舖兩睡次日天晴
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
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抬了春香自隨
着送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
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由高
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
春香焦燥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
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作妻言行夫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書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枉然
了只是要你由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
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由他另住高氏又說自
從今日為始我再不由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
飾衣服我自由女兒兩箇受用不許你來計一應官
司門戶等事你自教賺婢支持莫舟來纏我你依得



歷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
罷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去搬貨物行
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
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件物完備
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前日
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
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
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
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運到家裏說書高氏我
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
新佳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
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
丈夫回來看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夫冷忽一日晚
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
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令賽兒
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此柴米炭火錢物送
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聽得敲門
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土挑了東西
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道



夫娘見大官人不回記掛你無盤纏教我送柴米錢
鈔由作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
大娘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平牌時分周氏
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
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生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超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
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被頭巾身穿舊衣服
便問周氏道嫂孀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
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人來差喬俊去

海寧砌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
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僱他去做工周氏答
道既然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
別出門次日飯後翎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周氏
相見里長說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
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幫人家做工過日每年
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無他穿我看你
家裏又無人可僱他在家去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
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着這人想也是個良善
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遂謝了里長留在家



裏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此錢鈔由
小一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
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布
一個止聽行首沈瑞蓮來挂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
由恁在被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憑花門柳戶逍遙快
樂那知家裏寒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
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
在門前常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
小二在家列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煎薑煮飯
搬出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扇

來眼去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湯一注子酒切此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千不合萬不合是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差

豈知撞了不度徒

分明一段踐躐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喫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隻手把小二抱到床边挨肩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生腰兜教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姍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接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立二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抬孝小人此恩殺身

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間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鄰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勸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强回言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這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擁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饒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光挑了箱籠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

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城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甫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卓絲麻線遂當下教他看店沽酒罈一應都會得不欠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此時打
發小六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為婿却不便當高氏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為婿周氏不敢言語喚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看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被他逼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固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被

既疑
又重
何也

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
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
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姦大喫了一驚待女兒
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喫何人弄了身體
這姦大了你好好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
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
此姦透了
小二還是
下策教姦
之是無羞
矣此惜女
之過 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
呻吟了半晌眉顫一感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姦子
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
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
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
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
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
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命周氏說我只管家
事買賣那知你這姦子通姦你兩個做了一路故
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
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由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
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仰由我女兒
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
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由他通姦因此
壞了我女兒你還恣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
去房裏取了麻索逐由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賴賴
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緩不死
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也教周氏去窺
前提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斃氣流出死

了高以由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及發
落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
馱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
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工來
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祛除了這害最
好倘由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
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
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
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
徑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灯照出

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擲塊大石
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
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
工回家輕輕的開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
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
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
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
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
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
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我



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玉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
隣舍也不管他家小工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
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
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河邊有個做沉的皮匠姓陳名
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
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渾妻子多論一口氣走入門
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日次日午後也不回
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去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裏問訊遭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親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著青絹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遠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尚不端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乃物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裏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边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穿著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肯收家找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边收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各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訴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肯你找過屍首來岸边你認看五娘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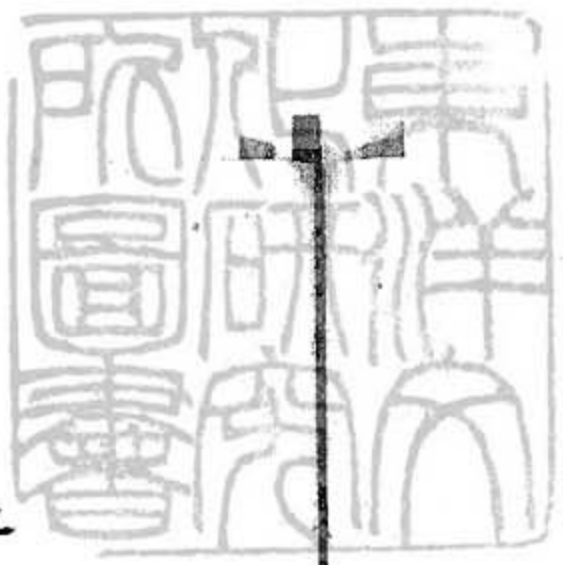
和與罪不
至死所以
董小二仍
算枉殺

罪道若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
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個
小娘子拽這尸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
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
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於非命
正是

閑裏鑽頭執處至 遇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
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



止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
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
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作作李團頭家買了棺
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
岸邊存看那時新橋下幾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
來徑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
一運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
何以知其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這將
打死只為私情爭氣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
首買口棺木盛了改目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
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
不要瞞我你今送我此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
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如此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
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被洛戶
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
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
志氣胡亂出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
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厮走到
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



文書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
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
有一喬俊出外為商未回其妻高氏有妻周氏一女
玉秀在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
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
和 high 氏言說反被木娼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
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甘因此叫屈望
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
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
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運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三

秀洪三四人開了大門取鎖鎖了俄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為人奸狡貪洪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晚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盡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奔周氏有姦後搬回家姦了玉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我連馳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日恁的是好我今出于無奈因是趕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繩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忒無理也祛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馳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左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廿二有姦母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
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
月十五日如果喫酒賞月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
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
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
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
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
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
人帶鎖伴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
日鬧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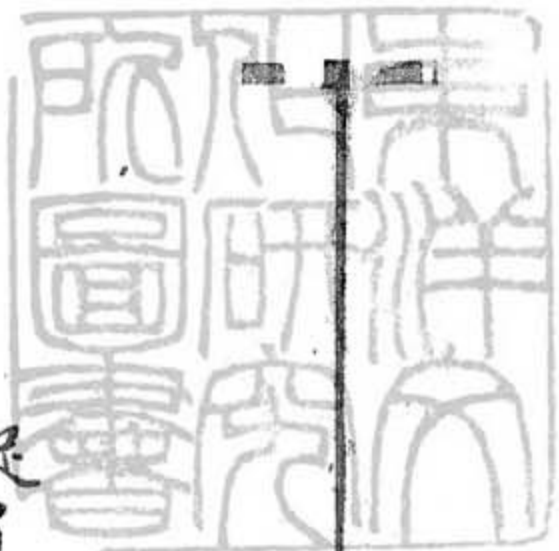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去屍
首檢看明白將尸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八回話
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
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部打得昏暈復
連官府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
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
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
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说再说王秀在牢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
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
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捧瘡疼痛熬不得飲食不
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
在獄中獄卒通報知府府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
妻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先身人等俱死具表甲
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讀道兇身
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若主親
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問喬俊家
喬俊何人來領燒化了罷其家私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困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無不
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度婆常常
發語道我女兒德位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
有錢鈔將些出來使周無錢你自你了我家等我女
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
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度婆趕了數次眼中淚
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
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撻下的零
碎錢由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
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脫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主人見了喬俊喫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却又由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去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安撫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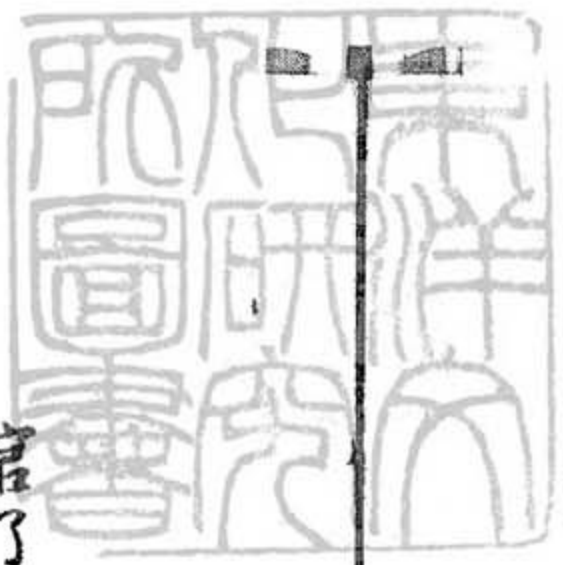
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弄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盜在牢裏受若不過如今四人部死了朝廷文言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面頂陽骨

傾下半桶水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那裏喫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中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番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着自家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為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邊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皮匠歸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來認了屍却被王酒酒那廝首告官了你大妻小妻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性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裏家產都抄扎入



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妻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却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回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子女自取其死由你何干你只

為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死無
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眾人知道是喬俊附
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句已把掌約有百餘
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眾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
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
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
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從來好色亡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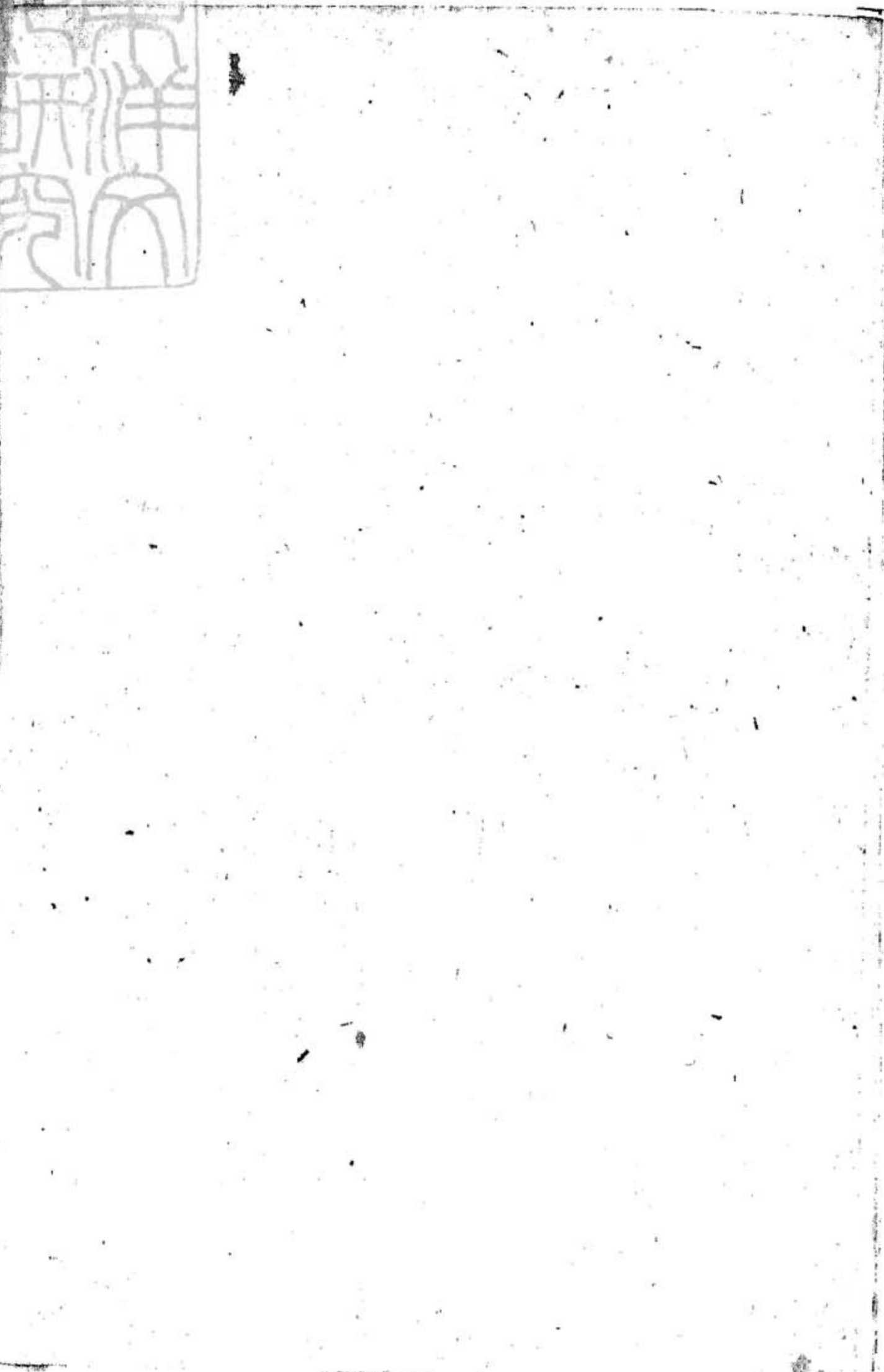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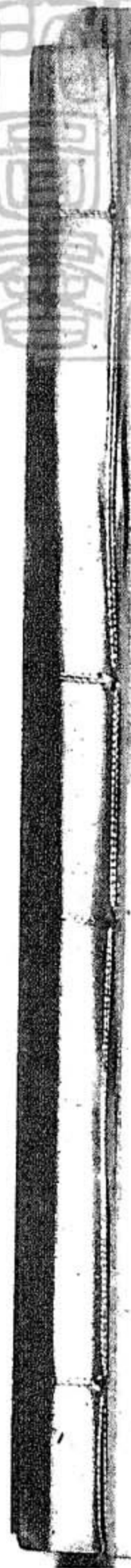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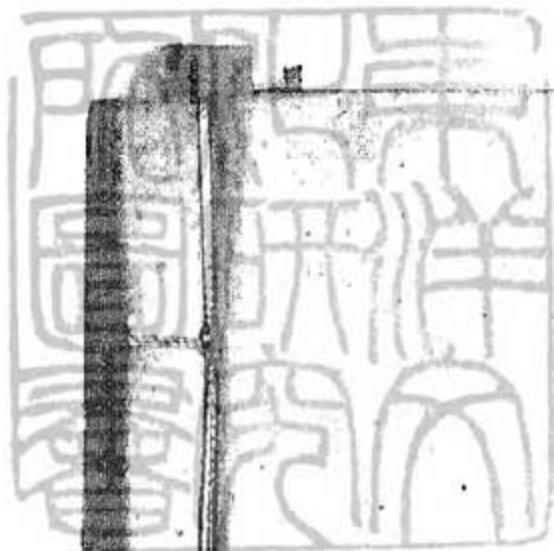
王青毒害亦亡身
豈見詩書誤了人





11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